



安徒生童話全集之十

沙坵的故事

葉君健譯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 Odense,
Denmark, 1952 年版本譯出

沙 丘 的 故 事

[丹] 安徒生 著

叶 君 健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07

开本 787×1092 耗1/36 印張 4 5/18 插頁 2 字数 71,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6) 0.36 元

目 次

守塔人奧列.....	1
安妮·莉斯貝.....	13
孩子們的閑話.....	35
一串珍珠.....	40
筆和墨水壺.....	52
墓里的孩子.....	58
两只公鷄.....	68
“美”.....	74
沙丘的故事.....	88
譯后記.....	150

守塔人奥列

“在这个世界里，事情不是上升，就是下降，不是下降，就是上升！我现在不能再进一步向上爬了。上升和下降，下降和上升，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一套经验。归根结蒂，我们最后都要成为守塔人，从一个高处来观察生活和一切事情。”

这是我的朋友、那个老守塔人奥列的一番议论。他是一位喜欢瞎聊的有趣人物。他好象是什么话都讲，但在他的心的深处，他却严肃地藏着许多东西。是的，他的家庭出身很好，据说他还是一个枢密顾问官的少爷呢——他也许可能是的。他曾经念过书，当过塾师的助理和牧师的副秘书；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的呢？他跟牧师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可以随便使用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他那时正象俗话所说的，是一个翩翩少年。他要用真正的皮鞋油来擦他的靴子，但是牧师只准他用普通油。他们为了这件事情闹过意见。这个说那个吝啬，那个说这个虚荣。鞋油成了他们敌对的根源，因此他们就分手了。

但是他对牧师所要求的东西，也同样对世界要求：他要求真正的皮鞋油，而他所得到的却是普通的油脂。这么一来，他就只好离开所有的人而成为一个隐士了。不过在一个大城市里，唯一能够隐居而又不致于餓飯的地方是教堂塔。因此他就钻进去，在里边一面孤独地散步，一面抽着烟斗。他一忽儿向下看，一忽儿向上瞧，起些感想，講一套自己能看見和看不見的事情，以及在書上和在自己心里所見到的事情。

我常常借一些好書給他讀：你是怎样一个人，可以从你所交往的朋友看出来。他說他不喜歡英国那种写給嫫姆这类人讀的小說，也不喜歡法国小說，因为这类东西是阴风和玫瑰花梗的混合物。不，他喜欢傳記和关于大自然的奇觀的書籍。我每年至少要拜訪他一次——一般是新年以后的几天內。他总是把他在这新旧年关交替时所起的一些感想东扯西拉地談一陣子。

我想把我两天拜訪他的情形談一談，我尽量引用他自己說的話。

第一次拜訪

在我最近所借給奧列的書中，有一本是关于圓石子的書。這本書特別引起他的兴趣，他埋头讀了一陣子。

“这些圓石子呀，它們是古代的一些遺迹！”他說。“人們在它們旁边經過，但一点也不想起它們！我在田野和海灘上——它們在這儿的数目不少——走过时就是这样。人們走过街上的鋪石——这是远古时代的最老的遺迹！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事情。現在我对每一块鋪石表示极大的敬意！我感謝你借給我的这本书！它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它把我的一些旧思想和习惯都赶走了，它使我迫切地希望讀到更多这类的書。

“关于地球的傳奇是最使人神往的一种傳奇！可怕得很，我們讀不到它的头一卷，因为它是用一种我們所不懂的語言写的。我們得从各个地层上，从圓石子上，从地球所有的时期里去了解它。只有到了第六卷的时候，活生生的人——亚当先生和夏娃太太——才出現。对于許多讀者說来，他們出現得未免太迟了一点，因为讀者希望立刻就讀到关于他們的事情。不过对我說来，这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的确是一部傳奇，一部非常有趣的傳奇，我們大家都在里面。我們东爬西摸，但是我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而地球却是在不停地轉动，并没有把大洋的水弄翻，淋在我們的头上。我們踩着的地壳并没有裂开，讓我們墜到地中心去。这

个故事不停地进展，一口气存在了几百万年。

“我感谢你这本关于圆石的書。它們真够得上朋友！要是它們会講話，它們能講給你听的东西才多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偶尔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也是蛮有趣味的事儿，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处于很高的地位的人。想想看吧，我們这些人，即使拥有最好的皮鞋油，也不过是地球这个蟻山上的寿命短促的虫蟻，虽然我們可能是戴有勳章、拥有职位的虫蟻！在这些有几百万岁的老圓石面前，人真是年輕得可笑。我在新年除夕讀过一本書，我讀得非常入迷，我甚至还忘記了我平时在这夜所作的那种消遣——看那‘到亞瑪迦去的瘋狂旅行’！嗨！你决不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巫婆騎着扫帚旅行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那是在



‘圣·汉斯之夜’^①，目的地是卜洛克斯堡。但是我們也有过瘋狂的旅行。这是此时此地的事情：新年夜到亚瑪迦去的旅行。所有那些无足輕重的男詩人、女詩人、拉琴的、写新聞的和艺术界的名流——即毫无价值的一批人——在新年夜乘风到亚瑪迦去。他們都騎在画笔上或羽毛笔上，因为鋼笔扛不起他們：他們太生硬了。我已經說过，我在每个新年夜都要看他們一下。我能够喊出他們許多人的名字来，不过跟他們糾纏在一起是不值得的，因為他們不愿意讓人知道他們騎着羽毛笔向亚瑪迦飞过去。

“我有一个侄女。她是一个漁妇。她說她專門对三个有地位的报纸供給罵人的字眼。她甚至还作为客人亲自到报館去过。她是被抬去的，因为她既沒有一枝羽毛笔，同时也不会騎。这都是她亲口告訴我的。她所講的大概有一半是謊話，但是另一半却已經很够了。

“当她到达了那儿以后，大家就开始唱歌。每个客人写下了自己的歌，每个客人唱自己的歌，因为各人总是以为自己的歌最好。事实上它們都是半斤八两，同一个調調儿。接

① 即六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歐洲的中世紀，基督教徒在这天的晚上唱歌跳舞，以紀念圣徒圣·汉斯(St. Hans)的生日。

着走过来的就一批結成小組的話匣子。这时各种不同的鐘声便輪流地响起来。于是来了一群小小的鼓手；他們只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击鼓。另外有些人利用这时机彼此交朋友：这些人写文章都是不署名的，也就是說，他們用普通油脂来代替皮鞋油。此外还有劊子手和他的小厮；这个小厮最狡猾，否則誰也不会注意到他的。那位老好的清道夫这时也来了；他把垃圾箱弄翻了，嘴里还連連說：‘好，非常好，特出地好！’正当大家在这种狂欢的时候，那一大堆的垃圾上忽然冒出一根梗子，一株树，一朵龐大的花，一个巨大的菌子，一个完整的屋頂——它是这群貴宾們的滑棒^①，它把他們在过去一年中对这世界所做的事情全都挑起来。一种象焰花似的火星从它上面射出来：这都是他們所发表过的、从別人抄襲得来的一些思想和意見；它們現在都变成了火花。

“現在大家玩起一种‘燒香’的游戏；一些年輕的詩人則玩起‘焚心’的游戏。有些幽默大师講着双关的俏皮話——这算是最小的游戏。他們的俏皮話引起一片回响，好象是

① 原文是(Slaraffenstang)。这是一种擦了油的棒子，非常光滑，不容易爬或在上面踩。它是在运动时試驗爬或踩的能力的一种器具。

空罐子在撞着門、或者是門在撞着裝滿了炭灰的罐子似的。

‘這真是有趣極了！’我的侄女說。事實上她还說了很多非常惡意的話，不過很有趣！但是我不想把這些話傳達出來，因為一個人應該善良，不能老是挑錯。你可以懂得，象我這樣一個知道那兒歡樂情況的人，自然喜歡在每個新年夜裏看看這瘋狂的一群飛過。假如某一年有些什麼人沒有來，我一定會找到代替的新人物。不過今年我沒有去看那些客人。我在圓石上面滑走了，滑到幾百萬年以前的時間里去。我看到這些石子在北國自由活動，它們在諾亞沒有製造出方舟以前，就早在冰塊上自由漂流起來。我看到它們墜到海底，然後又在沙洲上冒出來。沙洲露出水面，說：‘這是瑟蘭島！’我看到它先變成許多我不認識的鳥兒的住處，然後又變成一些野人曾長的宿地。這些野人我也不認識，後來他們用斧子刻出幾個龍尼文①的人名來——這成了歷史。但是我卻跟這完全沒有關係，我簡直等於一個零。

“有三四顆美麗的流星落下來了。它們射出一道光，把我的思想引到另外一條路綫上去。你大概知道流星是一種

① 龍尼文是北歐最古的文字，現在已不存在。

什么样的东西吧？有些有学问的人可是不知道！我对它们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从这点出发：人们对做过善良事情的人，总是在心里私自说着感谢和祝福的话；这种感谢常常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它并不因此就等于毫无意义。我想太阳光会把它吸收进去，然后把它不声不响地射到那个做善事的人身上。如果整个的民族在时间的进程中表示出这种感谢，那末这种感谢就形成一个花束，变做一颗流星落在这善人的坟上。

“当我看到流星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年的晚上，我感到非常愉快。知道谁会得到这个感谢的花束。最近有一颗明亮的星落到西南方去，作为对许许多多人表示感谢的一种迹象。它会落到谁身上呢？我想它无疑地会落到佛伦斯堡湾的一个石崖上。丹麦的国旗就在这儿，在施勒比格列尔、拉索^①和他们的伙伴们的坟上飘扬。另外有一颗落到陆地上：落到‘苏洛’——它是落到荷尔堡坟上的一朵花，表示许多人在这一年对他的感谢——感谢他所写的一些优美的剧本。

① 施勒比格列尔和拉索是安徒生一个朋友的两个儿子；他们在这次抵抗德国的进攻中战死。

“最大和最愉快的思想莫过于知道我們坟上有一颗流星落下来。当然，决不会有流星落到我的坟上，也不会有太阳光帶給我謝意，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感謝；我没有得到那真正的皮鞋油，”奥列說，“我命中注定只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普通的油脂。”

第二次拜訪

这是新年，我又爬到塔上去。奥列談起那些为旧年逝去和新年到来的干杯的事情。因此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关于杯子的故事。这故事含有深意。

“在新年夜里，当鐘敲了十二下的时候，大家都拿着滿杯的酒从桌子旁站起来，为新年而干杯。他們手中擎着酒杯来迎接这一年；这对于喜欢喝酒的人說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們以上床睡覺作为这一年的开始；这对于睡虫說来，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一年的过程中，睡覺当然占很重要的位置；酒杯也不例外。



“你知道酒杯里有什么

嗎？”他問。“是的，里面有健康、愉快和狂欢！里面有悲愁和苦痛的不幸。当我来数数这些杯子的时候，我当然也数数不同的人在这些杯子里所占的重量。

“你要知道，第一个杯子是健康的杯子！它里面长着健康的草。你把它放在大梁上，到一年的末尾你就可以坐在健康的树蔭下了。

“拿起第二个杯子吧！是的，有一只小鳥从里面飞出来。它唱出天真快乐的歌給大家



听，叫大家跟它一起合唱：生命是美丽的！我們不要老垂着头！勇敢地向前进吧！

“第三个杯子里涌現出一个长着翅膀的小生物。他不能算是一个安琪儿，因为他有小鬼的血統，而他也有一个小鬼的性格。他并不伤害人，只是



喜欢开开玩笑。他坐在我們的耳朵后面，對我們低声講一些滑稽的事情。他钻进我們的心里去，把它弄得温暖起来，使我們变得愉快，变成別的头腦所承認的一个好头腦。

“第四个杯子里既沒有草，也沒有鳥，也沒有小生物；那里面只有理智的限度——一个人永远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当你拿起那第五个杯子的时候，你就会哭一場。你会有一种愉快的感情冲动，否則这



种冲动就会用別种方式表现出来。风流和放蕩的‘狂欢王子’会砰的一声从杯子里冒出来！他会把你拖走，你会忘記你的尊严——假如你有任何尊严的話。你会忘記的事情比你應該和敢于忘記的事情要多得多。

处处是跳舞、歌声和喧鬧。假面具把你拖走。穿着絲綢的魔鬼的女兒們，披着头发，露出她們美丽的肢体，姍姍地走

来。避开她們吧，假如你可能的話！

“第六个杯子！是的，撒旦本人就坐在里面。他是一个衣冠楚楚、会講話、迷人和非常愉快的人物。他完全能理解你，同意你所說的一切話，他完全是你的一个化身！他提着一个灯籠走来，以便把你領到他的家里去。从前有过关于一



个圣者的故事；有人叫他从七大罪过中选择一种罪过；他选了他認為最小的一种：醉酒。这种罪过引导他犯其他的六种罪过。人和魔鬼的血恰恰在第六个杯子里混在一起；这时一切罪恶的細菌就在我們的身體里发展起来。每一个細菌象聖經

里的芥末子一样欣欣向荣地上长，长成一棵树，盖滿了整个世界。大部分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重新走进熔爐，被再造一次。

“这就是杯子的故事！”守塔人奥列說。“它可以用皮鞋油，也可用普通油講出来。两种油我全都用了。”

这就是我对奥列第二次的拜訪。如果你想再听到更多的故事，那么你的拜訪还得——待續。



安妮·莉斯貝

安妮·莉斯貝象牛奶和血，又年輕，又快樂，樣子真是可愛。她的牙齒白得放光，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的腳跳起舞來非常輕鬆，而她的性情也很輕鬆。這一切會結出怎樣的果子呢？……“一個討厭的孩子！……”的確，孩子一點也不好看，因此他被送到一個挖溝工人的老婆家里去撫養。

安妮·莉斯貝本人則搬進一位伯爵的公館里去住。她穿着絲綢和天鵝絨做的衣服，坐在華貴的房間里，一絲兒風

也不能吹到她身上，誰也不能對她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因為這會使她難過，而難過是她所受不了的。她撫養伯爵的孩子。這孩子清秀得象一個王子，美麗得象一個安琪兒。她是多么愛這孩子啊！



至于她自己的孩子呢，是的，他是在家里，在那个挖沟工人的家里。在这家里，鍋开的时候少，嘴开的时候多。此外，家里常常沒有人。孩子哭起来。不过，既然沒有人听到他哭，因此也就沒有人为他难过。他哭得慢慢地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既不覺得餓，也不覺得渴。睡眠是一种多么好的